

## 术语翻译求“化”论

信 娜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术语翻译之“化”外在体现为双语术语的“极似”, 内涵包括量、质变统一, 求信避“讹”及忠实性创作三个方面。理解的融化、转换的转化及表达的化合为“化”的表现形式, 而内容的转化、形式的创化及风格的再化是“化”的实现手段。

**关键词:** 术语翻译; 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中国哲学范畴“化”表事物存在的形变而实不异的渐化状态, 是细微的量变而杳无痕迹。“化”的渐变本质与全译本质相契合, 进而可作为翻译哲学观用于阐释翻译本质, 可以说, “化是全译的本质属性与精髓”(黄忠廉 2010: 107), 术语翻译隶属全译范畴, 全译之“化”自然适用于术语翻译研究。然而, 术语翻译是全译的微观化, 其求“化”本质带有自身特点。结合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将全译之“化”进行演绎, 可发现术语翻译求“化”的特殊之处。

### 2 术语翻译之“化”内涵

钱钟书先生将“化”用于翻译研究, 实乃指出了文学全译的最高理想。此时的“化”是一种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 包含理想之“化”与实际之“讹”两个层面, 内在统一“真”与“美”, 并兼有“师法造化”与“笔补造化”。概而扩之, 全译之“化”实质在于“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黄忠廉等 2009: 23)。结合术语本身的一系列特殊性, 术语翻译之“化”即求得双语术语的“极似”, 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 术语翻译之“化”含质变

“翻译活动是一种变化行为。既要变, 又要不变, 状变而实无别。一般说来, 变化的是言语的形状, 尽可能保持不变的是言语的内涵。”(郑海凌 2005: 143)可见, 全译之“化”主要指量变, 具体体现为原语的形变而意不变。换言之, 翻译的结果是原语作品从一个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语言世界, 形式虽改变, 但存在之根本——意义却无根本性变化。“化”的量变本质正体现于此。

术语翻译为求“化”应适度量变, 主要指内容准确完整再现基础上兼顾形式再现。术语是学科的理论支撑点, 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为更好地传达学科知识, 为利于人们掌握理解术语内容, 术语形式应具备一定的理据性, 即“术语的形式具备的一种有助于认识术语所谓概念的属性”(Гринёв С. В. 1993: 173)。术语翻译时, 内容完整传达的同时应将原语形式的理据性一并保留, 而不是置原语形式于不顾。由此推知, 形式微调最适用于术语翻译,

也即原语术语形式的适度量变。如 *accountability* 译为“可计量性”，双语术语都采用派生法构成，即词根（*account/计量*）+后缀（*ability/性*），原语术语的形态理据性在译语保留。结果是，译语读者在理解原语术语内容的同时也会了解这一概念的称名过程，进而了解概念体系及术语体系。因此，术语翻译之“化”首先体现为原语术语形式的适度量变。

与全译之“化”不同，术语翻译之“化”允许适宜的质变，主要发生于只再现形式而放弃内容的直译情况下，如 *actol* 译为“阿克托”。原语所谓事物在译语无相应表达，只能采用直译法暂将形式借入译语。“阿克托”只是原语的语音转写，未再现内容。内容的零传达早已突破量变范围而引发了原语的质变。直译后，原语术语只能借助译语形式，如“阿克托”，获得一个在译语生存的机会，读者最初并不了解其内容。可见，低级语言单位所反映的文化极端对立时，仅仅依靠“化”无法跨越，只有将其放入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实现沟通。然而，术语翻译的适宜质变并不是对其本质“化”的否定，而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翻译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相互关联性。质变的发生是另一量变的前提，借助直译术语，译者了解内容后可再次求“化”，即直译向意译的转变，如将 *actol* 最终译为“乳酸银”，从而真正实现术语翻译的“量变”而“实无别”。

### 第二，术语翻译之“化”应避“讹”

全译之“化”包含“讹”，后者是前者实现的必然存在。从原语角度讲，“讹”意味着原语的变形与失真；从译语角度讲，“讹”揭示了“失本成译”的翻译本质。对术语翻译而言，致使原语失真的“讹”应避免，这是术语翻译的内在“极似”律所要求的。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讹’存在于译者理解和表达的各个阶段，表现为意义的增生和变异。”（于德英 2009：190）文学翻译之“讹”是译者对原文翻译和解读的结果，“讹”不仅赋予了译文独立的生命，而且延长了原文的生命。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文学文本的阐释性，即义主于一而亦可游移。术语翻译与此不同。术语的意义是由专业人士（行业专家）人为规定的，每一科学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理性意义，它应准确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某一领域内，术语意义应精确而单一，不允许含混不定。有学者甚至指出，“术语应是最完美的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掌握概念。”（Сифоров В. И. 1979：4）对于术语内容，译者只可理解不应阐释并以术语所指称概念的定义为理解界限，若越界，译语读者就不可能掌握原语术语的真正内涵。术语意义阐释的有限性决定了术语翻译求“化”过程中应避“讹”。

从另一角度，译者有意之“讹”，具体讲，指对原语术语的任意增补、删减及其他硬伤式的讹误更应避免。它完全背离术语翻译的内在“极似”律，更与术语翻译观背道而驰。总而言之，有意之“讹”抑或无意之“讹”，术语翻译都应避免。

### 第三，术语翻译之“化”需创作

术语翻译需忠实，这一点针对内容而言；术语翻译需创作，这一点针对形式而言。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术语翻译的“入化”之境。

内容忠实再现是术语翻译的标准及目标，形式创作是遵守这一标准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之举。文学翻译的创作性可使原作的审美艺术效果在译语再现，除形式外，有时基于原作内容的艺术再创作也是允许的。术语翻译的创作更多指形式方面，特别是原语术语所指概念在译语无相应表达时，如术语 *Z-iron*，字母 Z 表该术语所指称事物的形状，这一特征无法用汉语现有手段准确表达。为实现“化无有为”，译者需巧妙利用译语现有语言手段进行形式创作，即创造性地保留或借用原语术语的音或形。将 *Z-iron* 译为“乙字铁”，汉字“乙”与 Z 书写形式的相似性可使读者较易理解原语术语的内容。再如术语 *yttrium*，表概念“金属性化学元素”，初次引进时汉语无相应表达。借助汉语“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特点，在音译原语第一个音节 /i/ 的同时补译表“金属元素”的形旁，创造汉字“钇”实现双语的打通。若如无创作，则交际中断，翻译功能无法发挥。

总之，术语翻译之“化”具有特殊性。它允许适宜的质变，目的是借入形式，为新的量变奠定基础；它实现过程中应避“讹”，“讹”与“化”的内在统一不利于术语翻译的“入化”之境；它内在体现为忠实性创作，形式的创作是内容再现的必要手段。种种特点说明术语翻译具有特殊性。

### 3 术语翻译求“化”形式

“化”的形式可分两种，“一种是尽量‘欧化’，一种是尽量‘汉化’”（钱钟书 2002：78），在某种程度上，“欧化”、“汉化”与翻译策略“异化”、“归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术语翻译何时“欧化”，何时“汉化”，与术语的翻译语境有关，包括宏观的文化语境与微观的文本语境，也与译者所持的翻译观有关。这是一个各抒己见的问题，在此不做讨论。

“化”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依据全译的理解、转换、表达三阶段，“可将译者求化的过程分成三个步骤：融化—转化—化合”（黄忠廉 2009：24），术语翻译同样遵循这一过程。

首先，在理解阶段，译者需透过语表充分了解原语术语的内容，“融入”该术语所在的专业领域，在掌握内容的基础上分析语表形式的特点并获取语用价值。其中，原语术语的语表形式可反映该术语的称名方式，背后隐藏着该术语创建者对这一术语所反映理论及所在理论体系的认识。而语用价值主要指术语的表达风格，简约抑或繁琐，译者都应了然于胸。如术语 haemorheology 的汉译。理解阶段，译者首先了解内容，即所指概念：一门研究血液宏观流动性质及规律的学科；随后分析语表形式，得知该术语由三个术语元素组成：haemo, rheo, ology，分别对应所指概念的三个特征：血液、流变、学科。最后，提取语用价值：充分反映所指概念的特征但不繁琐。此外，译者还应了解该概念背后的理论体系：隶属生物力学及生物流变学，下位概念有分子流变学等。以此为基础，翻译进入转换阶段。

其次，在转换阶段，译者必须穿梭于两个语言世界：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兼顾两种身份：原语读者与译语作者，一方面将原语内容移入译语世界，为表达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适时转化自己的身份，由原语术语的忠实读者转化为满足译语读者所需的作者。转移术语内容时应以术语元素对应的简单概念或概念特征为单位，目的是“可以实现双语术语最大等值的转换”（信娜 2010：88）。仍以术语 haemorheology 为例。理解后将其术语元素所对应的概念特征一一转换：血的；流动、流变；学科。组合特征，获取拟表达概念的内涵：研究血液流动或流变的学科。

最后，在表达阶段，译者必须化解两种语言在表达、思维、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隔阂甚至冲突，将原语术语的内容换用译语表达。术语 haemorheology 理解与转换后已表现为内部言语。表达过程是其译语外化的过程，即再现为译语术语。借鉴原语术语所体现的概念或概念特征的组合方式，同时结合译语的形式特点，将其表述为“血液流变学”，这一术语同样有三个术语元素组成：血液、流变、学，再现原语术语内容的同时将内部关系一并再现，而且表述简约。只有实现原语术语的脱胎换骨，力争使原语内容与译语表达形式化合得天衣无缝，术语翻译才入得“化”境。此时，形式已不是译语读者理解原语术语内容的障碍，反而促进了理解的顺利进行。

### 4 术语翻译求“化”手段

为实现翻译的“化境”，译者必须采用一定的翻译手段，然而翻译手段并非随意选择，“与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适应各种翻译现象的方式密切相关，也与它性的存在所提出的挑战和为应对它性而需要运用的各种技巧有关”（Bassnett S., Lefevere A. 2001：12）。术语翻译求“化”也应运用一切可使用的翻译手段，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1) 转化内容

对内容而言，求“化”手段主要体现为消化与转移，其中消化为前提，转移是目的。具体指译者在消化原语术语内容的基础上将其完整转移并进行译语表达。

术语是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专业指称，“术语的意义是对概念的界定，是给术语下的定义。”（Капанадзе Л. А. 1965: 78）尽管术语的内容不等于所指概念，但后者对前者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消化内容主要指消化概念。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会形成大致相同的概念，但因认知方式等因素的差异也会有所不同。译者消化内容时应尽量避免因认知方式的不同而有可能产生的理解偏差，特别是译语世界缺失此概念时。对于此类术语，译者需将术语背后的文化体系纳入理解范围，因为它们“负载着一个复杂的历史，而且根植于该文明所共享的文本之中”（宇文所安 2003: 16）。

内容消化后需转移，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译者的思维过程，具体指译者将消化后的内容在脑海再现为一个完整概念或意象。科学概念一般呈体系性，概念的转移会引发其体系位置的改变，位置的改变势必影响其相应定义的改变，进而影响译语表达。如术语 *abutilon* 指称的概念“生长于温暖气候的草本植物，花黄色或紫色”转移到汉语世界后，既可位于属概念的位置，表“苘麻属”，又可表下位概念“苘麻”。只有译者融会贯通概念及其所属体系，将概念在双语世界的种种隔膜消磨掉，转移才能顺利完成。

## 2) 创化形式

对形式而言，求“化”手段主要体现为创造与化解，其中创造是手段，而化解是目的。具体指译语表达时，译者应巧妙化解因形式更换而造成的理解隔阂。

一般情况下，概念转化后，译者可用译语现有手段直接表达，否则需发挥主观能动性，“化无为有”，“化人为我”，创造性地保留和借用原语术语的音/形，实现翻译的目的。如化学元素汉译时，译者可充分利用汉字“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特点，创造既能传声又能表义的汉字去对译化学元素。需强调的是，译语的特点是形式创化的出发点，同时也需考虑原语特点，因为形式也可体现一定的意义。

形式更换是翻译的必然，跨语理解是翻译的目的。为实现目的，译者需巧妙化解一言多形之间的矛盾，即同一概念的原语表达与译语表达之间的矛盾。术语翻译时，在充分掌握原语与译语形式异同的基础上，译者应充分利用双语形式的共性，以译语形式为圭臬，在译语表达中充分融入原语的特点，促使原语形式向译语的转化，从而消除矛盾，实现翻译目的。

## 3) 再化风格

对风格而言，求“化”主要体现为再现与化合，其中，化合是过程，再现是目的。具体指原语术语内容再现基础上的双语风格化合从而形成译语术语。

风格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术语创建者在描绘现象、表达方式、运用语言等方面各有特点，各种特点形成术语风格。术语风格一般由术语的称名方式体现。术语翻译时，由于语际转换的制约与译者的介入，译语术语已体现为一种综合风格。再现内容的基础上力争消除翻译的痕迹，虽“躯壳换了一个”，但“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精神姿致依然固我”，才能达至“语际俱融，诚入化之笔”（罗新璋 1996: 167）。

风格再化关注的中心是原语术语的风格意义之所在，并基于此获得译语术语的风格对原语的“适应性”，包括原语术语风格的表现手段及双语术语风格表现方面的“极似”。风格再化必先求得双语术语内容的“极似”，而内容外在表现为形式，因此，风格再化的重心在于形式的“化合”。翻译实践证明，风格相似的双语术语在语表形式上往往是十分贴近的。此时的形式化合是形式创化的进一步发展，结果是译语术语看似来自原语但又高于原语。风格的再化正是体现在双语术语形式的“似”与“等”之间。

内容的转化、形式的创化与风格的再化是术语翻译过程中内容、形式、风格求“化”的基本手段。然而，术语是三者的统一体，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意义的理解、阐释与再现一直是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邱文生 2010：38）。内容转化时需依托形式载体，形式创化时需考虑内容需要，而风格再化是为了更加忠实于原语，因为，“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意义的对应转换活动。”（蒋林 2009）分开讨论的目的是探讨翻译过程中内容、形式、风格三者求“化”的不同特点，从而加深对术语翻译求“化”的认识与理解。

## 5 结论

术语翻译之“化”是全译之“化”的演绎性体现，它是适度量变与适宜质变的统一，在实现过程需避免有意之“讹”与无意之“讹”，忠实性创作是其内在体现。种种特点说明术语翻译之“化”具有特殊性。

从术语翻译过程看，理解求“化”谓之“融化”；转换求“化”谓之“转化”；表达求“化”谓之“化合”。从术语翻译操作层面看，内容求“化”谓之“转化”；形式求“化”谓之“创化”；风格求“化”谓之“再化”。求“化”三阶段与求“化”三层面相互关联，异中有同，恰好说明术语翻译的求“化”本质。

##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Гринёв С. В.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3.
- [3] Капанадзе Л. А. О понятиях «термин» 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A]. Развитие лекс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5.
- [4] Сифоров В. И. Краткое методическое пособие по разработке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ию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9.
- [5] 黄忠廉. 翻译“变”化”观[J]. 外语学刊, 2010(1).
- [6]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7] 蒋林. 关于“译意不译词”的几点思考—以梁启超的翻译实践为中心[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4).
- [8] 罗新璋. 钱钟书的译艺谈[A]. 范旭仑, 李洪岩主编. 钱钟书评论[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9]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A]. 七缀集[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10] 邱文生. 认知视野下的翻译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信娜. 术语元素: 术语意译的最小单位[J]. 中国俄语教学, 2010(4).
- [12]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导言[M]. 王柏桦, 陶庆梅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13] 郑海凌. 译理浅说[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5.

## Research on the *Sublim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erms

XIN N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sublimity* in translation of terms is embodied externally in extreme similarity, and includes

three parts: unific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and the qualitative change, reaching the true by avoiding the wrong, as well as fidelity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erms, the melt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stage, the transforming in the conversion stage and the compounding in the expression stage are the form of *sublim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forming of content, the producing of form and reproducing of style are the means to the end.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term; sublimity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汉)全译转化机制及其应用研究”(2008JJD74005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语种基础科学教学术语数据库开发研究”(10JJD740003)、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年重点研究项目(MCW-2011-6)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01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信娜(1981—),女,山东淄博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术语学。

**收稿日期：**2014-03-04

**[责任编辑：张春新]**